

外国散文精品文库

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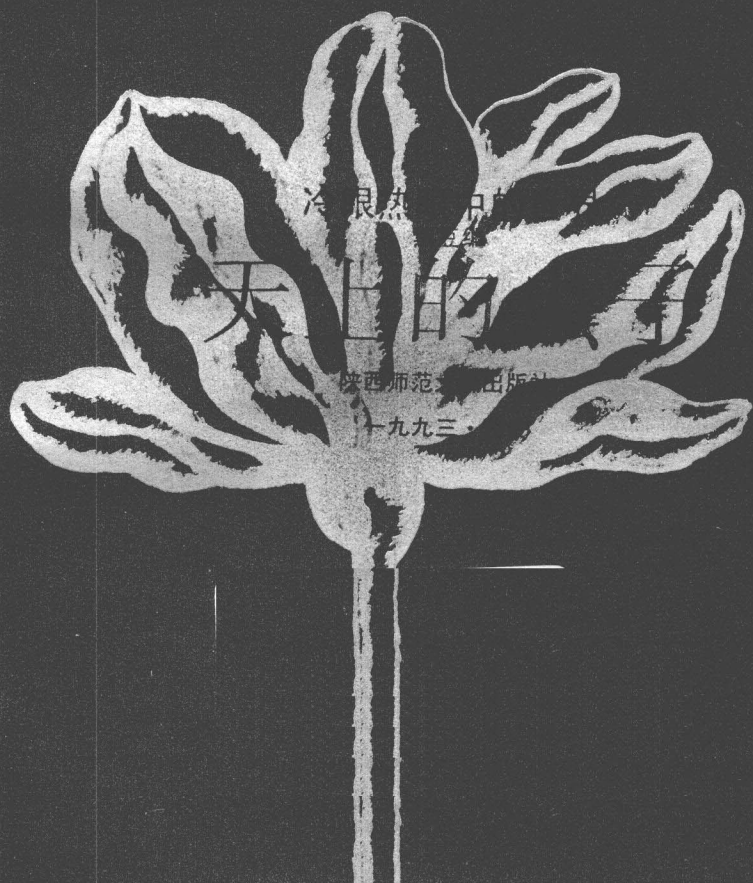
天上的虫子

冷眼热眼中的世界

黑豆编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冷眼热中

天上的王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三

(陕)新登字 008 号

外国散文精品文库

天上的虫子

——冷眼热眼中的世界

老 愚 主编

•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(邮政编码 710062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陕西安康地区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125 插页 2 字数 110 千

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

ISBN 7-5613-0809-4

I·91 定价: 3.90 元

序 言

老 愚

散文无限地逼近人的内心，它与我们共呼吸。

散文是生命的停顿与放松，它是自然状态下的灵性的呈现。真正的散文表达着人类智慧、情感和意志的完美和极限，因而，阅读大师们的作品，也就是沐浴、领受和被提升，在一个个竖立的标高面前，每一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审视自身，沉思默想中一个微小或巨大的觉悟就可能达成。

外国散文的大海里千帆竞发，色彩纷呈。要从这波涛汹涌的激流里取一勺水，让读者感觉到大海本身的姿态和分量，无异于一叶障目。

但我们既然注定要取这一勺水，那就尽其可能多留些大海的气息在里面。

分十个主题选编外国作家们的作品，力图使读者于消闲时略有兴致。

1992 年初冬于北京

目 录

蜘蛛	[美国] 罗伯特·富尔格姆(1)
卧车里的人	[加拿大] 斯蒂芬·里柯克(5)
死去的马提亚斯·帕斯卡尔复活	[西班牙] 何塞·塞拉(10)
公正	[西萨摩亚] 艾伯特·温特(16)
蚂蚁的内战	[法国] 儒勒·米什莱(20)
花园里的麒麟	[美国] 詹姆斯·瑟伯(27)
木棉树下醒酒	[哥伦比亚] 赫尔曼·埃斯比诺萨(29)
丢失的行李(外一篇)	[美国] 阿·布契沃尔德(33)
黑衣人	[英国] 奥利佛·哥尔斯密(39)
通向天堂的弯路	[汤加] 埃佩利·哈乌奥法(41)
一位学者	[西班牙] 阿索林(49)
贝克讲的蓝桉鸟的故事 ...	[美国] 马克·吐温(52)
射手	[英国] 威廉·柯贝特(59)
堤坝决口那一天	[美国] 詹姆斯·瑟伯(62)
尿罐	[法国] 儒勒·列那尔(70)
做牛做马	[英国] 萨姆塞特·毛姆(75)
我的林园	[英国] 爱德华·摩根·福斯特(78)

鹰,还是太阳?	〔墨西哥〕奥克塔维奥·帕斯(83)
无名教堂的故事	〔英国〕威廉·莫里斯(94)
“他的名字是彼得”	〔美国〕福克纳(105)
西部格斗士的生与死	
.....	〔美国〕查理·G·芬尼(108)
假如鲨鱼变成人	〔德国〕贝托尔特·布莱希特(117)
神学家的梦魇	〔英国〕伯特兰·罗素(120)
尼克巴克遗作纽约史	〔美国〕华盛顿·欧文(124)
穷亲戚	〔英国〕查理·兰姆(131)
怕难为情的父亲	〔英国〕罗伯特·林德(134)
论人品	〔法国〕拉布吕耶尔(141)
猎狗者的自白	〔德国〕海因里希·伯尔(147)
墨丘利	〔英国〕劳伦斯(150)
飞蛾之死	〔英国〕弗·吴尔夫(156)

〔美国〕罗伯特·富尔格姆

蜘蛛

这位是我的邻居。可亲可爱的女士。从她家的前门出来，踏上她去上班的路，身子裹在她的“看上去很好的”款式里。她这会儿正锁门，完了又拾掇她的行李：钱包，午餐盒，做健身操用的运动袋，和那只该倒倒的垃圾桶。她转过身，见了我，给了个大咧咧又是笑咪咪的“喂”，走了三步，穿过她的前门廊。接着就来起“哦……哦……天……天……啊……啊……！！”（引号里是原原本本的照搬。）——差不多够得上一辆救火车满喊满叫的水平。蜘蛛网！她已经全力闯入一张蜘蛛网。而这紧迫的问题，当然，只是那蜘蛛，这会儿？……

她把行李甩得团团转。同时还做出一记高踢腿，吉特巴式的舞步——像一只疯狂冲动下交尾着的鸛。挠一把脸，搔搔她的头发，并且又来起“哦哦……天……天……啊……啊……！！！”强度上了一个新水平。想要打开前门却开不了锁。再试试。钥匙断进了锁眼里。回

身绕屋子转到后门去了。多普勒效应的：

“哦…… 天…… 啊…… 哦…… 天…… 啊…… ”

现在来看这情节的另一面。就是那蜘蛛。相当平常，适中的灰色，中年的女蜘蛛。天没亮她就已经在她的网上干上了，一切正常。好称心的日子，不刮风，露点儿不多不少正好让物体保持湿润。她出来查看网桩，想着那些她打算当早点的小虫子。感觉良好。准备行动。霎时间，整个地狱都开放出来——地震，龙卷风，火山喷发。那网被撕开扯散，裹卷到一个疯狂移动的干草垛上，而一块庞大的、色彩鲜艳的生肉正发着蜘蛛先前决没听到过的声响：“哦…… 哦…… 天…… 天…… 啊…… 啊…… !!!!!”这肉大得裹不住也吃不上，它动得太猛以至捉拿不下来。跳起来够着它？不撒手并且期望？先为自己挖好掩体？

活的人。她逮着一个活人。而她这里紧迫的问题是，当然：它上哪去？去了那里又将做啥？

我那位女邻居则想象这蜘蛛是同一只龙虾差不多的大小，有宽大的胶状嘴唇和有毒的鳌牙。这位女邻居很可能脱光衣服，彻底洗个澡，洗洗头，只为确信蜘蛛是跑了——并且再换上一套全新的外衣，好更加肯定它没在其中居留。

那蜘蛛呢？是，要是她逃过了这一切，她可能真的有什么要说说——那个跑掉的是个**这么大的**。“而且你该是看到了这东西上的**上下腭**！”

蜘蛛。令人惊异的造物。来到世上可能有三亿五千万

年了，因而它们能对付差不多任何东西。它们的数量也很多——郊外每英亩土地上有六万只或者七万只。我羡慕的正是那网。想象一下，倘若人们也像蜘蛛那样装备起来，那会像什么。倘若我们有这种小小的六眼喷嘴，又正好处在我们脊骨的末端，那我们就能用它生产的像玻璃纤维似的某种东西来修盖庭院。打包裹将是一桩容易的事！登山将断不会是现在这样。想想奥林匹克比赛项目。结婚和养小孩将流行种种新的尺码。总之，你从这里面得到了。它搅乱了脑袋。从另一方面说，清除人类尺码的网将会是不可收拾的一场混乱。

所有这些让我想起我知道的一只歌。你也知道的。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，他们也知道。唱的是小而又小的蜘蛛，爬上落水管。下雨了，把蜘蛛冲跑。太阳出来，晒干了全部雨水。于是小而又小的蜘蛛又爬进落水管去。你很可能也知道那调儿怎么唱吧。

是个什么协议在这里边？为什么我们全都知道这歌儿？为什么我们要一代代地把它传给我们的孩子？尤其是当它把蜘蛛放到这样一个受到称颂的显赫之中？没有人会搞出“哦……哦……天……天……啊……啊……!!!”——在他们唱那只歌的时候。大概是因为它把生活的机遇放进了如此明晰、简单的唱词里。那小东西活着，寻找机会。这就是排水管——一条很长的隧道通向些许光亮。蜘蛛甚至没理会这管子是什么——只管走。天灾落着了它——雨，洪水，强大的势力。而蜘蛛则被击落下来又被打回到它起步的地方。蜘蛛会说“见鬼，怎么回事”吗？不会。太阳出来了——

让事物都清澈起来——弄干了蜘蛛。于是这小东西又爬回水管，仰面望望，料想它真正需要知道的是有什么在上边。现在它有一点儿聪明了——首先是察看天空，找好比较不那么难立足的攀登点，念诵一段蜘蛛的祷文，然后昂头朝上，穿过神秘朝光亮爬去，不管是哪里。

活物们已经做了很久很久的事正是那样。捱过了每一种祸患、挫折和灾变。我们是幸存者。我们拿这个教育我们的孩子。没准儿蜘蛛也跟它们的孩子谈论这个，用它们蜘蛛的那种办法。

同样的，我那位女邻居也会幸存下去，会有点儿聪明起来，走出家门往她上班的路上去。而蜘蛛，要是它还活着，也将这样做。要是不，那么，就会有更多的蜘蛛活不下去，而那歌词也不会往下流传，尤其当那歌词是“哦……哦……天天……啊……啊！！”的时候。

（李杭育 陈 平 译）

[加拿大]斯蒂芬·里柯克

卧车里的人

我来到卧车准许抽烟的那一端，还没来得及坐下来点上烟斗，他就开口了。

“天儿挺凉，是吗？”他说。

我立刻晓得他是个什么人——就是那种总坐在卧车里等着同我攀谈的人。从他身边敞开着的书包里，我可以看到火车时刻表、一本年鉴和那本小小的《百事通》。他向我卖弄的，就是从这些本本里趸来的知识。

换个季节，他就不说：“天儿挺凉，是吗？”而改为：“天儿挺暖和，是吗？”反正他只有这么两种打招呼的方式。

他朝车窗外望了望。

“火车在这儿开得慢了。”他说。这话就是他对列车特有的技术知识的一部分。卧车里的这个人谈到什么列车，总是直呼其号码，并称司机为“他”。特快车倘若有个轮子扁了，那瞒不过他。他凭直觉就能晓得火车该

加水了，还能在黑暗中辨识出村庄。他管列车员叫作“查理”^①。同这人一道旅行，就会不时地感到他高人一等。

卧车里的这个人推开报纸，点燃一支雪茄。

“你看当前的选举局势怎么样？”

他指的自然是总统选举。毕竟每四年必有一回。足足一整年，都可以念叨：“你觉得大选怎样？”随后第二年里又这么念叨：“好像还没怎么听人说起下次的大选哩。”接着，就只剩两年了。整个被卷入漩涡中。

卧车里的这人并不真正想知道我对大选的感想。他只不过想向我陈述他的观感，或者更要说的是，大选整个的实情。他可以对所阐述的一切做出个人保证。他晓得——他并不推测，他晓得——大选的确切结果：那些候选人是怎样选出来的，政纲是怎样起草的，以及用何等万无一失的办法（这，惟独他晓得）来囊括纽约州的选票。

如果我愿意的话，本可以和盘托出。然而那样做不大公平，而且会引起全国性的混乱。

这么说就够了，全局不但都已确定，而且是拍了板的。卧车里的这人说愿拿出一百元来同我打赌。倘若他的预测不准确，就认输。可我也不知道他这赌注究竟放在什么上。

当大选形势已大定时，卧车里的这人问我这场激烈竞争合不合我的胃口，在杰克逊维尔^②举行的竞选合不合我的胃口？接着他又把话题连珠炮般地转入一系列争斗、拳

① 查理是查尔斯的昵称。

② 杰克逊维尔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北部城市，在圣约翰入大西洋处。

击、冠军赛、国际比赛，打破世界纪录的游泳、跳水、飞翔以及吃糠比赛上。我真难以设想他是怎么记住这一切的。看来大学里也该开这样一门课。

可是他的渊博还远不止于此。

他指着那份报纸的一条新闻说：“我看出墨索里尼这小子又在哪儿插手了。”接着，他又大致讲了一通欧洲以及世界新闻。看来墨索里尼是个机灵小伙子。不过，要是他眼看来会遭殃，我这位朋友一点也不感到惊奇。

西班牙国王，虽然看起来也蛮精明，可他随时都会倒运。其实，欧洲大部分尚在位的国王以及统治者——除了乔治国王^①——随时都可能倒楣。欧洲真正需要的是实行地方自治——就像这位朋友在中西部的故乡（地名我记不起了）所实行的那样。

不过，欧洲前途这个题目还不够重要，不足以长久引起一个人的兴味。整个欧洲显然在劫难逃，除非折回老路，实行短期选举，用俄勒冈州撤换公务员的制度，马萨诸塞州的预选会规则，方能躲过危机。

于是他换题目了。

他问我：“最近那次横渡大西洋的飞行，你中意吗？”为了讨好我，他总认为世界上各种事物都得我中意才行。

然后他向我谈起大西洋了——指的是他那小本《百事通》里所搜集、并由坐卧车者所掌握的、真正的大西洋。

例如，谁能猜出大西洋宽达 3160 英里；最浅处深度为

^① 指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（1895——1952）。

210 英尺，最深处为 5300 英尺；倘若全体美国人手拉着手形成一字长蛇阵，就恰好排到对岸；新泽西州的特伦顿^① 或者俄亥俄州的阿克伦^② 全体人口头顶头衔接起来，刚好触到海底。

大学教育是不授予这些知识的。不知怎地，被遗漏了。可如今飞机已飞越大西洋，它已“家喻户晓”了，坐卧车者自然非掌握这方面的确凿事实不可。

就这样，我们愉快地闲聊了半小时。接着，出了点大煞风景的事。

进来了另外一个人。

只要让这个坐卧车者充分发表议论，同他交谈是蛮开心的，而且极为融洽。倘若进来了一位本事跟他不相上下，知识同样丰富的人，而且此公一再反驳他，那就危险了。这下子麻烦就来了——我谈的那天，恰巧就是这么个情况。

这第二位先生刚刚打开他的手提包，一拿出他那本年鉴和铁路指南，他那尖耳朵就听出话茬儿来了。

他说：“墨索里尼机灵吗？”接着他就断言墨索里尼究竟能在真正机灵的人当中混多久——我记得他说的是四分钟。

由这自然就扯到当年的总统大选了。第一个人此刻重复了他方才对我所作的预测；第二个人不假思索地断定那统治是“胡扯”。看来这第二位刚走遍南方、大部分中西部和

① 新泽西州是美国中部大西洋沿岸的一州，特伦顿是该州首府。

② 俄亥俄州是美国中北部偏东一州，阿克伦是该州东北部城市。

临大西洋的整个西海岸。他不但否定了第一个人的预测，并且准备为他所否定的下一笔赌注。我猜想双方各愿出 1000 元，由我经管九个月。

过不久我下车时，两个人还在愤愤地争执不休：总统大选要是没猜中，就输 1000 元；赌墨索里尼当得上当不上奥地利国王，赌宾夕法尼亚的伊利比依阿华的伯灵顿人口稠密，还赌大西洋的宽度是多于还是少于 3000 英里。

后来我听说那趟火车开过一站之后脱了轨，卧车滚到堤下边去了。

但是他们很可能照样争论，无所察觉。

（萧 乾 译）

〔西班牙〕何塞·塞拉

死去的马提亚斯·帕斯卡尔复活

流经特雷维格利奥村的河水里漂着一具年轻男人的尸体，皮肤黝黑，中等身材，是许许多多意大利人中的一位，像他们这号人成百上千，都长得一个模样，全都黑黝黝，中等个儿，擅长谈情说爱，他们都是淹死的。关于死者是谁，引起很大争论，人们大呼小叫，声嘶力竭地吵着。基督教民主党人认为死者是弗朗塞斯科·贝约尼，24岁，7月5日，为了给他的女友玛加丽特·泰勒捞她那戒指，他潜下水后就再也不见了，这便给那位英国姑娘的南方之行涂上了悲剧色彩。社会党人则认为死者是邱利奥·佩特洛尼，25岁，据猜测，他是1月9日从维邱桥上落入水中的，当时他正在那里弹着曼陀琳，试唱特兰台拉曲呢。可怜的邱利奥·佩特洛尼，这位外省小伙子，音色甜美，身材匀称。共产党人则认为是马里奥·德尔·托尔托，绰号“斯卡维乔”，年龄29岁，自5月13日本地区发大水以来，他就无影无

踪。共和派认为是乌戈·费奥利，22岁，2月21日不见了，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，而新法西斯派则赌咒发誓，说那尸体是保罗·瓦连蒂诺的，他22岁，6月10日他一声不吭就不见了，既没有跟他的相好萝莎娜说一声，也没有跟他的未婚妻萝塞塔讲一声，也没有向地方法西斯长官以及任何人说一句，真够谨慎呀！

五个失踪者中的四个——尽管大家的说法互相矛盾，也许不是四个，而是五个——都与浮着的这具尸体无关，现在尸体的肚子胀得鼓鼓的，失去了记忆，漂浮在特雷维格利奥村那表面温驯其实凶险的河水上。对这点倒毫无疑问，因为，很明白，没有人要共管或分享什么尸体。

“喂，您的意思是，一具尸体不可能属于两人，是吗？”

“正是这样，每个人只能有一具尸体，其他都是骗人的，这你可以相信我。”

“谢谢您高明的指教。”

“岂敢，岂敢，为您效劳。”

今后有可能至少还有四具——也许是五具甚至更多，谁知道呢——尸体，这些特雷维格利奥村的村民或原村民，将被人当作已故的、助人为乐的、永恒的朋友马提亚斯·帕斯卡尔，但是他的家人、朋友、教友、警察以及法官都不认可。而那具有争论的尸体——那死者是谁呢？——无人管、没人顾，根本不理睬周围发生的事情，保持着可怕的沉默，把大家搅得六神无主。唉呀，这位老兄真会添麻烦！简直不敢相信，一个死人竟能惹这么多麻烦！

基督教民主党的弗朗塞斯科是个绝妙的情种，就像是